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飛劍記 第二回 呂純陽遇鍾離師 鍾離子五試洞賓

卻說鍾離子自終南而來，徑到長安，扮作一個道人。青中白袍，長髯秀目，手扶紫笻，腰掛一個大瓢，直入旅肆之中，從瓢中取出數十文銅錢，問酒保沽酒而飲。一飲三斗，眾皆異之。飲罷大書三絕句於壁。其一云：

坐臥常攜酒一壺，不教雙眼識皇都。

乾坤許大無名姓，疏散人中一丈夫。

其二云：

得道真仙不易逢，幾時歸去願相從。

自言住處連滄海，別是蓬萊第一峰。

其三云：

莫厭追歡笑語貧，尋思離亂可傷神。閒來屈指從頭數，得到清平有幾人。

純陽子將之任，道經此地，亦投入旅肆之中，遂邂逅鍾離子。閱其人狀貌奇古，觀其詩辭語飄逸，因揖問姓氏。道人道：「吾複姓鍾離；名權，雲房其字也。」純陽子再拜而揖之，遂同坐旅肆之中，相與談論玄理。因問道：「先生，方外之遊樂乎？」鍾高子道：「人生浮世，如輕塵棲弱草耳。況貧賤乃求富貴，富貴遂蹈危機。故當是時，揚雄有天祿閣之災，韓信有未央宮之禍。此宦途甚苦也。若我方外之遊，破衲頭勝於紫羅袍，雙丫髻勝於烏紗帽。魚鼓筒板勝於玳瑁珂佩，葫蘆拂帚勝於象笏朝簪。紫絲繡勝於黃金帶，青芒履勝於皂朝靴。早眠晏起勝於待漏朝天，徐步安行勝於望塵跪膝。或有時而遨遊世界，則以山川當圖畫，以天地作行窩。或有時而棲宿巖居，則以風月作主人，以煙霞為伴侶。故陶隱君詩曰：『深山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娛樂，不堪持贈君。』以此論之，方外之遊樂也！樂也！」純陽子一聞此言，仙機重悟，凡夢頓醒。遂說道：「鍾離先生，吾欲棄茲功名，修慕黃白。先生肯教我乎？」鍾離子道：「君可吟詩一絕，待予觀之，看你志向何如。」純陽子筆不停綴，書二十八字之詩。詩曰：

生在儒林遇太平，懸纜重深布衣輕。

誰能世上爭名利，臣事玉皇歸上清。

鍾高子見了此詩，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詩以言志，而子之志向卓矣。」

遂與純陽子同憩肆中。鍾高子自起執爨，時純陽子講論竟日，精神怠倦，乃就幾上假寐，遂悠然一夢。始以舉子業赴京狀元及第，為州縣官，擢朝署，乃升台諫，及翰苑秘閣，無不備歷。升而復黜，黜而復升。前後兩娶貴家女，兒女滿前，皆為畢嫁娶。孫甥濟濟，簪笏滿門，如此幾四十年。最後獨相十年，權勢熏炙。忽被重罪，籍沒家貲妻孥。留投嶺表，一身孑然窮苦，立馬風雪之中。方此浩歎，恍然夢覺，鍾離子在傍，炊尚未熟，笑曰：「黃梁猶未熟，一夢到華胥。」純陽子大驚，說道：「先生知我夢耶？」鍾離子道：「子適來之夢，升沉萬態，榮瘁多端，五十年間一頃耳，得不喜甚，喪何足憂。」純陽子感悟慨歎，知宦途不足戀矣。乃俯伏於地，再拜鍾高子為師。說道：「先生非凡人也，願求度世之術。」鍾離子遂以手扶起純陽子，乃詭言謂曰：「度世之術吾非不教子也，奈子骨節未完，志行未足，若欲度世，雖更以數世則可。」遂辭去。

純陽子再三留之不得，怏怏自失，乃喟然曰：「功名身外物耳，吾何以慕為。」遂棄官而歸，不之咸寧，而回永樂。尋一個幽僻所在，結茅屋數椽，名曰「悟真齋」。左邊種幾株蒼蒼的鬆，右邊栽數竿翠翠的竹，扁曰「松竹交陰」。每於風清月白之夜，其鬆聲竹韻，蕭蕭焉如春潮帶雨聲，而疏影扶疏，且滿地上走龍蛇也。純陽子於此靜養天和，心曠神怡，書一絕句於壁雲：

九重天子寰中貴，五等諸侯闕外尊。

爭似布衣清興客，不將名姓屬乾坤。

卻說純陽子自別了鍾離師，雖居靜室之中，靡自不思，靡自不想，每開窗啟戶之際，望碧雲歎曰：「山川間隔，道路阻長，吾師其何在？」純陽子口裡念著這個師父，心裡想著這個師父，豈知鍾離子只在純陽子的眼前，正要度他上升。但怕他道心未定，於是暗暗的試他七次，還是真心學道，還是假心學道。

第一次怎的試他？時值正月初一日，乃履端之辰。怎的叫做履端之辰？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此日乃是個歲首，故曰履端。你看這一日慶新的，見老者，哪一個不說句願長者福如東海壽比南山？見商賈，哪一個不說句東處獲利西處遇寶？見讀書的，哪一個不說句際會風雲榜登龍虎？就是見一個娃子，哪一個不說句聰明天啟早中三元？

純陽子清早起來，剛燒香出門，正是一年的采頭，不想見一個乞丐，衣服兒襤褸襤，頭髮兒蓬鬆鬆，身體兒穢穢臭臭，倚門求乞純陽子施捨。純陽子與了一餐酒飯，又與了數十文青錢、數鬥白米。丐者卻雲：「我一年叫化的利市，要多與些。」純陽子只得又添些錢米，那丐者又索之不已。純陽子道：「你今日有了這多錢米，背負不起，明日再來也罷。」丐者怒雲：「今乃元旦之日，正到你家來發個利市，你錢兒不捨幾萬，米兒不捨幾挑，卻教我明日來，可惡可惡！」遂抽刀相向，欲將純陽子殺之。純陽子再三禮謝，說道：「是我不是，知罪知罪。」覆命著家童出酒食相待，丐者乃笑而去焉。此丐者是甚麼人？乃是鍾離子命羅候之神扮的。此一次僅見得純陽子度量寬洪，輕財佈施了。

第二次卻怎的試他？純陽子一日收羊山中，那羊子正在齧草之際，忽有一猛虎見了此羊，咆哮而來，牙爪一張，搖地軸撼天關之勢；威風一展，崩山巔裂石塊之聲。那羊子是個見草而悅見豺而戰的，一見了此虎，不勝驚懼，遂逃近純陽子身邊。純陽子乃當虎之前說道：「爾虎稱為山君，何無仁心耶？今日必欲傷害此羊，請噬於我。」虎乃俯首而去。這個虎怎的恁般老實，此正是鍾離子命著山神所變，二次試純陽子的。此一試，純陽子無懼心了。

第三次卻怎的試他？鍾離子命取個杏花之精，扮作一個女子，徑來悟真齋中。純陽子正靜坐觀書，忽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歲，眉如抹翠，鬢似堆鴉。軟款款腰肢絕勝章台柳，嬌滴滴面貌還同金谷花。裊裊婷婷，更好如西家施趙家燕；標標緻緻，又好似宋國豔楚國娃。一見了純陽子，笑容可掬，自言：「歸寧母家，至此迷路，足弱倦行，借此少宿一宵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娘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親，嫌疑之際不可不避，小娘子請他往。」女子道：「日雲暮矣，道且甚長。況此天晚之時，猛虎皆出，其山中邪祟又皆現形。君子不假妾一宿，欲斷送小妾乎？」純陽子無言可答，只得留他一宿。到晚來大明燈亮，效關雲長秉燭達旦之意。不想這個女子窈窕萬態，調戲百端，夜分逼純陽子共寢，且曰：「妾與君子有緣，當此月夕花晨，覓取雲情雨意，有何不可？」純陽子道：「爾為女子，不守三從之訓，四德之規，貪夜私奔，何敗壞風俗若此！」女子道：「卓文君豈不是婦人？」純陽子道：「魯男子寧不是丈夫？」你看此一晚呵，那女子千方百計，只是要這純陽子交合。那純陽子三推四阻，只是要那女子休心。不覺的隔窗雞唱，天色已明，女子無如之奈，只得辭別而去。此一試，純陽子色心定矣。

鍾離子卻又四次試他。傳命山魃魍魎之鬼，扮作劫賊。純陽子一日夜寢，只見一伙劫賊約有二十餘人，鳴鑼吶喊，仗劍持矛，為首的自稱楚霸王，為從的稱大張飛小張飛，又稱鄧天王，稱巨無霸。人人凶狠，個個威猛。將純陽子所有的家貨，凡金銀錢鈔寶器與著絲綿之類，一概掠去。其家人哪一個不戚戚然，獨有這個純陽子一毫不以介意，乃將一壺之酒自斟自酌，且曰：「吾的家貨縱化為烏有先生，吾的性情且樂此青州從事。」既又歌曰：「白玉溫溫兮，賈害之媒。黃金累累兮，構禍之胎。富貴之多憂兮，不知貧冥之無懷。人生有酒兮，且銜杯。」純陽子雖恁般無慮，但家貲既罄衣食不敷，只得躬耕自給。一日忽於鋤下見黃金數十餅，乃說道：「無勞而獲，身之災也。」遂將鋤速掩之，一無所取。你看雲房子此一試，這純陽子利心不動，何等有養。

一日雲房子又六次試他。仍令山魃魍魎之鬼，現出奇形怪狀，或為青臉獠牙，或為三頭六臂。長的長大的大，就似那八大金

剛；矮的矮小的小，就似那龜神土地。紛紛擾擾，拋磚的拋磚，弄瓦的弄瓦，舞刀的舞刀，揮刃的揮刃，皆來侮弄著純陽子。純陽子此時若沒有道心，怎的不驚恐。好一個純陽子，於那些精怪，奇奇異異，見而若未見；嘈嘈雜雜，聞而若未聞。直到天明，那些精怪方才散去。此一試，純陽子見怪不怪，道心定矣。

雲房子雖六次試著純陽子，又恐他色心還是易動的。越數夜，又著令燈檠之精調戲於他。純陽子一夕在燈下觀書，忽見一美婦人立燈下而唱，唱道：「郎行久不歸，妾心亦傷苦。低迷羅箔風，泣盡西窗雨。」此精怪意欲以才貌動著純陽子。純陽子舉眸一覷，見是一個婦人，默然無語。其婦人乃說道：「妾本東方人氏，鬻身彭城郡。今郎觀光上國，妾孤眠暗室，故來相伴。」話畢又唱，唱道：「一自別郎音信杳，相思瘦得肌膚小。秋夜迢迢更漏長，剔盡寒燈天未曉。」唱畢即滅卻燈亮，促純陽子同寢。純陽子道：「吾正人也，小娘子此來念頭錯矣。」其女子強強扯拽，純陽子疑其為怪，以手握之，肌骨甚細，久之不動。復燃燭照之，乃一燈檠也。純陽子乃喟然長歎，說道：「精怪之屢屢現形，吾之道心未定乎？」